

地 220.129  
132  
14

通州志

一九六二年五月南通市圖書館印

通州志序

夫朝廷之所以經畫天下使天下之形勢風俗無不洞矚如指掌者以見統一之無外也歲在壬子上諭纂修通志江南十百郡邑所在奉

命不敢後余適承乏崇川究圖詳慎已略欵具矣但在通志則挈其綱而在一郡必晰其制此守土者之所肅事也于是進鄉先生以暨士民之衆共計焉崇川建邑海陬滄桑浸異海門縣治堯洋為波臣而東矣今始歸併通州考州志自前代丁

丑以來百有餘年其間吏治之得失賦役之重輕風尚之淳漓人物之臧否以至災祥之有無文章之聚散不一其規即如外廐之驛馬奴啟不干里遞運河之衝決復濬以通商農此其大槩也至於興利除害因革迭舉不可枚數守土者有不夙夜惟謹以期克殫厥職者乎事出一吋志垂千秋體各憲恤民之誠即以荅

朝廷委用之意

文明御極率土皆臣彙輯成書恭備

登录号 97227

函 4 册

虞鑿庶幾稽古閱今端委悉照可以知五琅之形勢  
如得變遷五琅之風俗如得更易不敢以一邑之  
缺略少致罔上之愆所謂洞矚如指掌而大統一  
之權者政不出此也余秦人也朴魯不文聊陳質  
乏以冠之幸不以文詞見悔於人余正不樂以文  
詞自見也

大清康熙癸丑仲秋華陰

王宜亨撰

重修通州志序

吾通一澤國也由揚郡而東地勢漸下多斥鹵西南阻江東北背海大利大害存焉州之人莫不欲惟利務與惟害務除而卒阻于時格于勢有心者惻然憂之今日州大夫王侯奉

命修志慎簡至再以一函及予意以馮齒加長為今日之文獻乎予以不文辭或者曰子為志所謂大利大害者不能見諸了事庶幾見諸有以真當事之採擇可耳夫何辭之有予曰唯唯否否予聞之

三

妙乘史之流也史為一代之志志即一郡之史昔史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浮闕九疑湘沅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鄉射鄒嶧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然後作史乃不敢自有其事曰予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夫以太史公上承先人天官論著之業博通乎之易春秋禮樂風詩之旨輒遍天下而猶不敢自居作者予敢言志乎哉雖然通之志不始于今日也自前明及今凡幾修雖丁鈇甲寅以前渺不可得而已未丁丑兩志

里在予不過因而修之爾然修亦未易言也通之大利大害江海為其予志江之利吾通而害未始不由于江吾志海之害吾通而利未始不出於海或數十年一變或數十百年而一變地促民貧非復曩日事之宜於古者不宜于今制之輕於前者或重于後是非好惡一郡之實錄係焉一王之令甲昭焉予修之予為平修之修之為有裨也仍其得必救其失修之為言補也百年以前之事志為政百年以內之事予為政志其利探于眾無偏私

也志其害謀於野非臆說也參酌乎古與今之間而權衡于重與輕之際予惟藉妙大夫之庸與二三同人之力寧簡毋煩寧刻無濫以告厥成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豈惟予不佞即二三同人亦因人成事者也予辱王侯之命而修之再辱王侯之命而序之職此故尔若以為今日之文獻則予豈敢康熙歲次甲寅仲秋郡人八十一叟王倣通謹序

重修通州志序

古者擇人道王志事以告邦國小史則掌邦國之志獻于王而土訓詔地事辨地物詔地求誦訓則道方志道方匿王巡守則夾王車而又歲遣小行人以周行天下輯成五物之書凡萬民利害禮俗政教刑禁之逆順作匿犯科凶荒厄貧康樂和親安平之故皆報于王是以至尊高居黃屋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外唐宣宗命韋澳撰次州縣境土風物勒成一書號曰處分語頗倣此意然以此

五

示聰察于臣下于體未弘有明永樂十六年詔纂天下郡縣志景泰六年又詔修寰宇通志載之史書蔚為盛事

上御極之十一年命各部國編成通志以大一統垂萬世檄下崇川郡侯王公敦請先達彥士同修邑志而命不佞兆陞亦得執簡其間自顧學疎材短重以此上餘息何敢染翰以從乃固辭不得勉從諸子後分曹課業刻期而志成既而喟然曰吾通之志至此凡八修矣前志之修始於永樂之戊

成終於萬曆之丁丑至於今年更百載事閱兩朝  
法制則世重而世輕文獻則若滅而若沒夫子有  
曰立定哀以指隱桓如聽遠音焉則今日而揚乾  
當年耳目既有未周搜討又苦未備物勝權殆事  
繁照窮能建置模倣三秦川原斟酌九域乎能者  
舊本諸襄陽士女準諸梁益乎能親數石鷄于晉  
宋目察眉足于堯夔乎能直筆無慙南史月旦不  
媿汝南乎無危辭無勦藻其功也永稗兼收繁蕪  
未剪其過也若舜過而居功其何敢雖然恭敬不

忘桑梓報國思惟文章志區域而紀山水之清華  
表巖疆之翼翼登眺者其有聞鐘聞磬之思歎志  
建置而生長嬉遊其署某校某里某丘穆然思我  
先疇舊德也而乃經制有志蔚綱紀也賦役有志  
陳疾苦也表秩官其蘇我困眩歎表選舉其蒸茲  
德造歎或稱通為淮南道院或稱通為仕宦樂土  
今稍凌替衰薄矣志風物者其有憂患耶庇吾民  
者民歌之岷山有石甘棠有樹也仇吾民者防口  
實難畏彼衆而我寡其志宦蹟之旨耶次人物國

之紀也次列女女有士行邑之先也次藝文海山之萃霸而布秀也國之華也采善音弋一得不可以不備故以雜紀終焉為卷凡十有五為綱凡十有二為目凡七十有九提銜有發端總述有論斷若云事該體範文約旨遠未知果有富於先民而獨念悠悠我里亦孔之痲于焉稽問閭之登耗察徭役之繁簡述政教之得失考土俗之貞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綴集之苦衷可共信也他日獻之

予謂通鑑補壤實係東南形勝之區

天子惻然動容嘉意于輕徭省斂錄孝旌廉則是志也猶然小行人輶軒采輯之遺與後人之載筆而趾其繼必將有補偏剌謬美善詳明者然即此而考鏡源流匪云具體亦兢兢千秋得失之林也康熙歲次甲寅秋七月郡人王兆陞謹序

通州志原序

鈇之回於平谷也承侍御黃公之命重修州志深愧不才無以副其明命夙夜祇懼惟恐考究弗精褒貶弗當以貽士君子之嗤困橫思慮至矣而未嘗敢屬筆也然受命明公以興隆典寧遂已乎於是父子竭力勉成斯志借書以資考索訪老以質見聞每成一傳博問廣詢必公必實而後載之有此是彼非者數改訂焉務合輿論未嘗敢肆已見而妄書也事當新載者如無田養馬無田屯種及海門縣治遷而近通

通之里甲撥而附彼則徭可均而政可平也折賣官鹽於產鹽之地議申一得之惠修建閘阜於江海之濱論備一時之變宦跡之美刺為民非為官也人才之揚厲光前而啟後也風俗合於人物虛譽云乎哉文翰關於政教虛辭云乎哉邇來又經倭寇之變邑里蕭條人民塗炭無復昔時之光景寬恤之恩扶頹之德有人心者宜少加之意矣斯志不可以無修而此亦不容無述也或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之敘職官也得無是過與夫所謂夫犬者在位用事

之臣也有所指斥者誰其敢如孔子之於陽虎踵門而拜之巽辭以對之不宜拒也至修春秋則書之曰盜各有攸當耳近日端溪王公志開州非惟直敘官跡維鄉人亦加刺焉則又名公巨卿之直筆也鉄安能學之或曰善者褒之彼固悅矣墨者聞子之刺恐後人之將及已也得無介意乎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吾惡能使斯人之無惡乎得賢者無惡焉幸矣苟墨者知惡刺也則不為墨矣而民亦有賴矣斯志成通人將政觀焉知我罪我當

自有至公之道矣志於經世者尚有感於斯文明郡人丁鉄甲寅志自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所以周地域之廣輪攷古今之沿革稽物產之登耗察政教之良窳驗人才風俗之盛衰疏兵爭備其制彰法而嚴於文雖廣狹繁簡不能盡同而所以為國之故者一也是故君子務焉吾通之志業修于嘉靖庚寅閱三十餘禩矣舛譌闕略弗核弗公將無以詒來而垂諸遠也侍御黃公國用奉命督餉於兩淮雅崇文教倡議修輯維時吾揚郡侯

吳公桂芳力贊成之遂申命行屬填簡博洽之士司其事廼得江生一山凌生梓張生梓姚生遜王生勳俾之開局立程博采群編旁搜賾記凡區域建置之制食貨禮俗之宜秩官人物雜誌之跡罔不條分類聚而以藝文終焉論者正之闕者益之新者續之更一寒暑而志成踰歲諸士以試事走白下間持其稿就質于子因懇請屬筆敘之顧部事填委久未應命適今考績北上舟中乘暇展卷而諦觀之見其事核而不浮于文其論公而不近于諛信一郡之良乘也

十

予何能贊一辭然坤運產也維二公實肆大惠于通俾小子亦得竊名于末誼曷能無言耶在昔仲尼嘗欲說夏殷之禮而每嘆文獻之無足徵孟軻氏陳王政于時君而深憾於諸侯之去其籍聖賢之用世亦奚必屑屑於其故哉蓋自聖王之開天創物以逮君子之輔世長民莫不竭其精神志慮以為宜民之具其待來世也甚詳使繼之者求其心因其法隨時而變通之固足以適於治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通雖濱海隅實隸畿輔今明興垂二百年山海萃

霸人文毓秀益炳耀于前烈其中有民人有社稷官  
師之守政教之施禮樂才賢之敘江海險葬之防不  
啻備矣自茲修之彰美而宣隱昭往而詔來庸詎知  
生於斯者宦於斯者采風問俗之泣於斯者不有所  
觀感而興起乎蓋籍存則可稽文献足則可信信則  
遺矩明鑒可以垂訓而示之遠二公之用心以待來  
者通之人何其幸歟志凡十卷而屬邑海門弗附焉  
夫既別志之矣是舉也先事經費則州守喻君南嶽  
訖事程督繼之者李君汝杜皆政教兼舉者法得并

士

書嘉靖己未歲春三月望日郡人馬坤志序

郡志甫成輯志生江一山筆以敘言謁余余惟鄉達  
大司徒石渚馬公聲之以前大方伯梧岡陳公振之  
於後始終之理備矣余復何言而諸生猶請之不置  
思惟是志雖前守洪江喻公開館聘士經始作謀無  
何會有內召為駕部郎遂弗克就丁巳秋余適承乏  
備員茲土維一方文獻是圖以觀風考治而驗氣運  
者咸備焉挽回而釐正之或者師益在茲矣遂力主  
成之己未夏始獲成稿見其事核而詞直嘉善而容

過持是觀風而淳涵見矣考治而得失昭矣以驗氣  
運而盛衰之由可稽矣誠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也第  
志中所紀昔人謂仕宦樂土地僻事簡民純俗美最  
為易治而今有大不然者豈可盡委之於氣數哉抑  
亦人事有未至耳承平既久武備廢弛甲寅倭寇猝  
至遠邇望風奔潰屠戮焚劫之慘有不忍言者數年  
以來加以水旱相仍賦役重併師旅蠲興供億浩繁  
民未有息肩期其困憊至此極矣而有司志在簿程  
所以撫綏而保養之者恐未必其盡道也民之崇祖

詐而好健訟日相趨於偷薄有由然矣矧重兵聚於  
斯而糧餉時或告乏不測之虞近在肘腋安內攘外  
之術經國者意必有遠猷也於戲豈惟守土之憂哉  
此意雖已載之卷中余猶慮其未至也故於終焉中  
之相期以共濟則斯志之輯不為無補云知州李汝  
杜已未志序

古益部有通州而幽揚部無通州自揚部之通州出  
與幽部之通南北對峙而兩而益部之通廢揚部之  
通其始僅一鹽官地稍稍進為州復降為邑至元而

始定屬揚部明三百年來魚鹽之利衣食江南北而  
設險置兵控扼吳楚屹然一重鎮矣地霽啟而人傑  
輩出冠帶履舄之盛蓋殷殷焉通故領邑二曰海門  
曰崇明崇明越在海中央以故通失之而改隸吾蘇  
之太倉獨海門隸通如故自宋孫昭先之為通志十  
卷明通守嚴敷六孫徽等後先凡六修其卷自一以  
至六其書或存或不存而海門之為志則前尹璽而  
後崔桐亦不傷於簡舊所宜書而未書者則增之而  
不病於繁可信可傳足稱鉅籍迺一日辱西林君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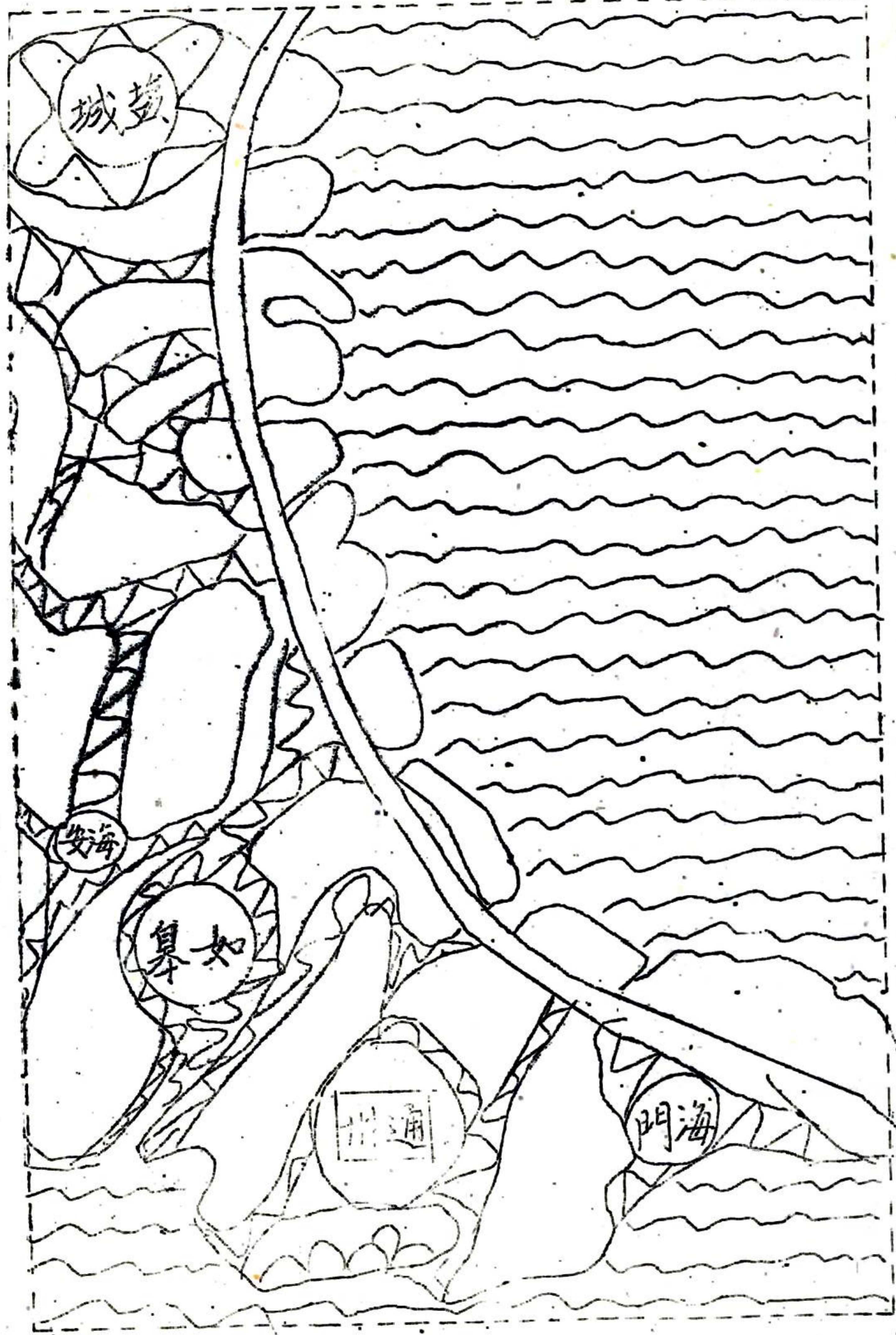
其初造余而言曰是籍也民社之計存焉悉自手書  
以備外史沈山人纂修取材之地山人嘗譽我為不  
憚煩輒亦不敢耽豫也願序而刻之余受而卒業觀  
其根據經傳摶撫子史諸所敘論咸有體裁復尋故  
籍睠首茫茫矣起而歎曰斯志也秩秩乎其有理哉  
彬彬乎其有文哉其載輿地也可大幅幘載沿革也  
可原世代載秩官也可永去思載選舉也可蒐人才  
疆域志而山川風俗之要攸存矣經制志而文事武  
備之典具舉矣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詳也

然文之大綱不虛微不隱惡以故世子之隆崇卿相  
之威霸而執簡者侃然而擬其後今州邑之薦紳將  
舉筆而其人非邦君即先故蓋有所不得不避矣是  
故古志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史也沈子之為通  
志毋論其哲體裁挈綱目博采精辨文辭瑰麗而已  
乃至官邪風慝凜乎霜鉞之加有餘畏焉夫何下太  
史公傳酷吏佞幸哉是志也豈惟在通以俟他郡國  
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故因林君之請而為  
之敘明刑部尚書王世貞丁丑志序

海門志故附諸州亦大較也右湖吳侯宗元以為闕  
典焉告諸庶寮曰夫志猶夫史也國而弗史其何以  
國邑無志焉非邑也吾責也夫邑佐姜君觀幕張君  
俊曰莫有翼焉孰與其成責在吾屬司教朱君衣歐  
陽君杲率二三子而躋侯堂曰志可以風政化闕焉  
曷風責在學校僉以穎墨之職屬諸桐桐曰鄉先生  
尹壽昌有遺稿矣而弗竟責在鄙人於是乎襲故有  
撫輿見統系昭晦剔蕪綴遺列以十綱屬以群目既  
而歎曰夫志亦難矣非摘采移馥之難也方輿群書

也略夷堅志也怪吾嘗學之矣弗師也辭夸義矯者  
誣反經鬻筆者疵吾嘗學之矣不得而無擇也是故  
吾志疆域焉善土汨矣祇望海耳其何文之次山水  
焉邦之勝也而病焉莫得而多矣次風俗焉其先民  
之遺休乎迺今之莫有恒也安得而庇之次食貨焉  
豐矣乎其有舊也而非矣可以觀也次建置焉凡為  
變三矣能無感乎次體制焉洋洋乎盛哉古之懿典  
也次官守焉昭厥良而慎厥與其嚴乎亦來者之考  
也次人物焉民之紀也而權衡之月旦有評矣次古

蹟焉備厥族耳次詞翰焉國之華也吾弗欲泯焉志  
成而歸諸侯侯也弗有以歸僉僉也弗有以歸桐桐  
曰項墨之勤微也倡焉翼焉功也志成而僉責紆桐  
藉有與焉耳侯之歎歎爾者殆曠如也明邑人崔桐  
海門縣志自序



通州地輿之圖